

【老子道德經·金山神學版·第四十四章·天下之至柔章】

【至柔論】：	先論至柔馳騁於至堅，故無為是有益；次論至柔之不言之教與無為，天下希能及之；結論聖人行無為之事不言之教，而終能獲得成功。	
第四十四章 第一句	天下 <sup>1</sup> 之 <sup>2</sup> 至柔 <sup>3</sup> ，	世界上的「最柔和、最鬆柔」的「水」，
第四十四章 第二句	馳曳 <sup>4</sup> 於 <sup>5</sup> 天下之至堅 <sup>6</sup> ；	不但能夠在世界上的「最剛硬的岩層」之間「奔行」，還能把那「最剛硬的岩層」沖毀而帶走；
第四十四章 第三句	無有 <sup>7</sup> ，入於無間 <sup>8</sup> ；	事物如果能夠「柔和、鬆柔」到「沒有可見的形質」，就能夠「穿透」到那「沒有可見

<sup>1</sup>天下：世界也，全世界也。

<sup>2</sup>之：的也。

<sup>3</sup>至柔：至弱也，最柔也，極柔和也，極鬆柔也。這裡「天下之至柔」所指的就是「水」，《老子道德經》舉「水」作例時多以「液態」之「水」作例子，是取「水」的「本質清淨柔弱、善利善養天地萬物、向下流動而不居上位」等，這些好的特性來講，這是一種擇取性的取象類比，也就是說這種類比乃是有擇取性，而不是照單全收而毫無限制地取象的，其類比的目的不在談論「水」這個取像物的本身問題，而在於要我們明白取像所獲的「本質清淨柔弱、善利善養天地萬物、向下流動而不居上位」等種重優點；就像《五經通義·禮》拿玉作類比時，說「玉有五德：溫潤而澤，有似於智；銳而不害，有似於仁；抑而不撓，有似於義；有瑕於內，必見於外，有似於信；垂之如墜，有似於禮。」這也是擇取性的取象比喻，就是擇取玉於我們有用的優點來類比，其重點不是在講玉本身，而是在講「智、仁、義、信、禮」，所以像「玉打到頭會受傷，玉放地上會讓人絆倒，玉很貴會讓人破財」，這類就不在擇取之中，而不必去討論了。我們在看這些類比時，最重要的還是要再確實深究「本質清淨柔弱、善利善養天地萬物、向下流動而不居上位」是不是真的是於世有益的論點，這才是重點。就像我們看「智、仁、義、信、禮」雖然是從玉所類比出來，但我們聖學卻是視「智、仁、義、信、禮」這些論點為末流，這才是重點之所在。第三十七章：「至弱勝強」之「至弱」，與「至柔」同義。《老子道德經》的「至柔」還有另一義為「到達柔和」如第十章：「搏氣至柔。」。至：最也，極也，至極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至，極也，最也。」《易·坤》：「至哉坤元。」注：「謂至極也。」《國語·越語下》：「陽至而陰。」注：「至，極也。」《史記·春申君傳》：「物至則反。」正義：「至，極也。」柔：軟也，和也，柔和也。老子書中的「柔和」不是軟弱無力，而是不剛強不僵硬，是像水一樣的柔軟和諧。《說文》柔：木曲直也。」段注：「凡木曲者可直，直者可曲，曰柔。」《管子·四時》：「柔風甘雨乃至。」注：「柔，和也。」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：「志弱而事強。」注：「弱，柔也。」

<sup>4</sup>馳曳：疾行而牽引之也。這裡是說水不但會在石縫中奔馳，還會順便牽引而帶走所有能帶走的東西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馳曳，疾行而牽引之也。」《南史·虞愿傳》：「使人馳曳下殿。」馳：疾驅也，車馬疾走也。《說文》：「馳，大驅也。」《廣韻》：「馳，急驅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馳，車馬疾走也。」曳：引也，牽引也。《一切經音義·十九》：「曳，引也。」

<sup>5</sup>於：在也。

<sup>6</sup>天下之至堅：世界上最堅硬的東西也。這裡「天下之至堅」所指的是「岩石、礦石」。雖然現代人類已經能夠以人工製造出比天然的「岩石、礦石」還硬的東西，但仍難比擬於水的巨大和排山倒海之勢。

<sup>7</sup>無有：沒有也，沒有可見的形質也。這裡講的沒有形質，是指人的肉眼無法見到的東西，並不是指完全沒有任何東西，如果沒有任何東西就無所謂「入於無間」的動作了。這裡講的「無有入於無間」，就像大家比較熟知的 X 光，能夠穿透我們認為沒有「間隙」的東西一樣；宇宙間有很多信息、能量，在宇宙間各處傳遞，可以穿過我們認為沒有間隙的高山流水和建築物，雖然在聖

		的間隙」之中；
第四四章 第四句	吾 <sup>9</sup> 是以 <sup>10</sup> 知 <sup>11</sup> 無為 <sup>12</sup> 之 <sup>13</sup> 有益 <sup>14</sup> 也。	我們就是因為這個道理，而了解到那「柔和」而「沒有執知妄造」的「無為法」，是有充份的「實用效益」。
第四四章 第五句	不言之教 <sup>15</sup> ，	那「非命令式教育、非命令式教化」的「不言之教」；也就是那「以身作則」，「理性」地追求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真理、正路」，所形成的「以柔克剛、潛移默化」的「非命令式教育、非命令式教化」；而不是那以個人的「知見、智慧」，來「強作妄造」的「主觀獨斷，獨裁權威」的「命令式教育、命令式教化」。
第四四章 第六句	無為之益 <sup>16</sup> ，	以及那「無為法」，「柔和」而「沒有執著自己所知而強作妄造」的「實用效益」，

師老子時代不可能用科學方法，偵察到有這些信息、能量，但是聖師老子透過神哲學思維，就推論出本體世界和現象世界「其中有信」的「信息」傳遞；而老子所講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也是帶有善能量，而能夠養育萬物生命的東西。這些雖不是科學的論證，而是神哲學的論證，卻都完全符合於科學。

<sup>8</sup>入於無間：進入到沒有可見的間隙也。入：內也，自外至內也，進入也。《說文》：「入，內也。」段注：「自外而中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入，自外至內也。」於，往也，到也。《集韻》：「於，往也。」無間，沒有可見的間隙也。無，沒有也，不有也。間，隙也，空隙也。間與閒通，間是閒的俗字，但現在多用間而不用閒。《說文》：「閒，隙也。」《漢書·鮑宣傳》：「願賜數刻之間。」注：「師古曰：閒，空隙也。」

<sup>9</sup>吾：我也，我們也。

<sup>10</sup>是以：所以也，因此也。

<sup>11</sup>知：知道也，明白也，理解也。

<sup>12</sup>無為：沒有執知妄造也，沒有執著自己所知而強作妄造也，柔和的「無為法」也。

<sup>13</sup>之：是也。《說文·通訓定聲》：「之，假借為是。之、是，雙聲。」

<sup>14</sup>有益：有利益也，有用處也，有效果也。益：用處也，效果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益，用處也，效果也。」《論語·衛靈公》：「終夜不寢以思，無益。」葉按：「無益，沒有用處也。」

<sup>15</sup>不言之教：「非命令式教育、非命令式教化」也。「不言之教」是鼓勵懷疑思考，不以命令強迫受教者服從接受，並且以身作則的「教育、教化」也。「非命令式教育、非命令式教化」的相反就是「命令式教育、命令式教化」，這種教育是不允許受教者懷疑思考，而以上級威權來命令受教者接受，受教者如果不服從，則以法律法規來懲罰，屬於一種強制灌輸的「教育、教化」。不言：不用命令也。言：號令也，命令也。《國語·周語上》：「有不祀則修言。」注：「言，號令也。」之，的也。教，教育也，教化也，上所施下所效也，授其知識也。《說文》：「教，上所施下所效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教，誘導也，訓誨也，授其知識也。」

<sup>16</sup>無為之益：「無為法」那「柔和」而「沒有執著自己所知而強作妄造」的實用效益也。這裡要特別注意的是，聖師老子把「不言之教」和「無為之益」，作為「天下之至柔，馳騁於天下之至堅；無有，入於無間」的結論，這說明了「無為法」是「至柔、無有」的法門，不是剛強僵硬的法門，所以在講「無為法」的特性時，不能忘記這個「至柔、無有」的要點。之，的也。益：用處也，效果也。

第四四章 第七句	天下 <sup>17</sup> 希能 <sup>18</sup> 及之 <sup>19</sup> 矣！	世界上任何「教育、教化」與「職事」的方法，都無法比得上它們啊！
第四四章 第八句	●是以 <sup>20</sup> ，聖人居 <sup>21</sup> 無 為之事 <sup>22</sup> ；	所以，那「聽詔者」立身在「無為法」那「沒有執知妄造」的「柔和職事」；
	(本節●原屬第二章)	
第四四章 第九句	●行 <sup>23</sup> 不言之教。	實行那「非命令式教育、非命令式教化」的「不言之教」；也就是實行那「以身作則」，「理性」地追求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真理、正路」，所形成的「以柔克剛、潛移默化」的「非命令式教育、非命令式教化」；而不實行那以個人的「知見、智慧」，來「強作妄造」的「主觀獨斷，獨裁權威」的「命令式教育、命令式教化」。
第四四章 第十句	●萬物 <sup>24</sup> 錯 <sup>25</sup> 而 <sup>26</sup> 弗辭 <sup>27</sup>	那「萬物」，「萬物」在這裡的意思是限定於指「一切事情」，而不是指「一切名物」；也

<sup>17</sup>天下：世界也，世界上也。

<sup>18</sup>希能：不能也，沒有能夠也，無法也。希：不也，無也。「希」本義為「少、罕」，但「希」在《老子道德經中》被定義成「聽之而弗聞」，所以「希」等於是「不聞」，而不是「少聞、罕聞」，也因此「希」是指「少、罕」到成為「不、無」的狀態，也因此「希」可以說說是幾近於「不、無」的少，所以在《老子道德經》中，如果把「希」譯為「不、無」，反而才是正確的。《老子道德經》中所有的「希」字，除了第十四章：「聽之而弗聞，名之曰希。」確定被定義為「不、無」之外，第二十三章：「希言！自然。」第四十一章：「大音希聲。」第四十四章：「天下希能及之矣。」第七十三章：「知我者希，則我貴矣。」第七十六章：「夫代大匠斲者，則希不傷其手矣！」其中所有的「希」字，都是譯成「不、無」才是正確，譯成「少、罕」反而不正確，因為聖師老子在定義「希」為「聽之而弗聞」之後，他所用的「希」字，就成為「不、無」，而不再是「少、罕」了。希：稀也，罕也，少也。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：「希，段借為稀。」《論語公治長》：「怨是用希。」疏：「希，少也。」《爾雅·釋詁》：「希，罕也。」

<sup>19</sup>及之：比得上它們也。及，逮也，追得上也，比得上也。《說文》：「及，逮也。」之，指「不言之教、無為之益」

<sup>20</sup>是以：所以也，因此也。

<sup>21</sup>居：處也，立身於某處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居，處也，謂所處之位也。」

<sup>22</sup>無為之事：「無為法」那「沒有執知妄造」的「柔和職事」也。之，的也。事，職也，職事也。《說文》：「事，職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凡人所作所為者皆曰事。」

<sup>23</sup>行：為也，佈施也，實行也，實踐也。《說文》：「行，人之步趨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行，前進也，猶為也。」

<sup>24</sup>萬物：「一切事情」也。這裡的「萬物」是指聽詔者要處理的「一切事情」，不是指「天地間一切名物」，因為「天地間一切名物」錯雜而生，是屬於「道、泛生神」的事工，不是聽詔者所能處理的。

<sup>25</sup>錯：雜也，亂也，錯雜也。《書·禹貢》：「厥賦為上上錯。」傳：「錯，雜也。」《書·微子序》：「殷既錯天命。」傳：「錯，亂也。」

<sup>26</sup>而：承上轉下的語助辭。《助字辨略》：「而，承上轉下，語助之辭。」

<sup>27</sup>弗辭：不推辭逃避也。弗，不也。辭：推辭也，推讓也，卻而不受也。《論語雍也》：「與之粟

	也；	就是說，那人世間「一切事情」，「紛紛擾擾」地「雜錯而生」，形成很多問題，那「聽詔者」一定會「堅定勇敢」而「有良能」地，面對這些「紛紛擾擾」的問題，而加以解決，他絕對不會以任何「理由」，來「推辭逃避」。
第四四章 第十一句	●為 <sup>28</sup> 而弗志 <sup>29</sup> 也；	那「聽詔者」用「柔和」的「無為法」，來「助成」那「一切事情」；他絕不以個人的「私意、私心、私念」，來施行他「強硬」的「有為法」；
第四四章 第十二句	●成功 <sup>30</sup> 而弗居 <sup>31</sup> 也。	當那「聽詔者」他「成功」地，達成了解決「一切事情」的「功業」，他又絕對不「留戀」在自己的「功業」上。
第四四章 第十三句	●夫唯 <sup>32</sup> 弗居，	就因為那「聽詔者」絕不「留戀」在自己的「功業」上，因此他就能夠繼續用「柔和」的「無為法」，來「助成」更多事情，而獲得更多、更大的「成功」。
第四四章 第十四句	●是以 <sup>33</sup> ，弗去 <sup>34</sup> 。	也因此，那「聽詔者」永遠也不會失去他所建立的任何「功業」。

九百，辭。」集解：「辭讓不受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辭，卻而不受也，推讓也。」

<sup>28</sup>為：作為，成也。用「柔和」的「無為法」，來助成一切事情也。為：作也，作為也，成為也。《爾雅·釋言》：「作，造、為也。」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為，成也。」

<sup>29</sup>弗志：不以個人的「私意、私心、私念」，來施行「強硬」的「有為法」。志：個人的私心、私意、私念也。《儀禮·大射儀》：「不以樂志。」注：「志，意所擬度也。」

<sup>30</sup>成功：功業成就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成功，功業成就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成，完成也，畢也，做成也。」《說文》：「功，以勞定國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功，功勞也，功勳也。」

<sup>31</sup>弗居：不佔有功業也，引申為不留戀在功業上。「弗，不也。居，處也，立身於某處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居，處也，謂所處之位也。」

<sup>32</sup>夫唯：就因為也，就只有也。夫：乃也。《經衍釋詞》：「夫，猶乃也。」唯：獨也，專詞也。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唯，獨也。」《集韻》：「唯，專詞也。」

<sup>33</sup>是以：所以也，因此也。

<sup>34</sup>弗去：永遠也不會失去他所建立的任何功業也。弗，不也。去，亡也，亡失也，失去也。《後漢書·梁鴻傳》：「鴻乃尋訪燒者，問所去失。」注：「去，亡也。」亡，失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亡，去也，亡也，失也。」